

壽

卷之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三

墓誌銘一十首

壽藏銘一首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是為鄉貢進士徐君元獻之墓元獻名也其字尚賢常之江陰
人世隱于農為大族歲出田賦以供國用多至數千石其大父
尤好義 朝廷為旌其門江浙間字稱曰景南是也父惟正嘗
任中書舍人娶同縣顏參政澤女生君君資特穎慧甫十歲已
能賦詩坐客歎賞皆以為徐氏有子矣稍長習舉業勤劬刻厲
終日矻矻不自休其父為人更嚴毅數延良師教之暮則躬造
學舍督責其業往往至夜分始去然君所習不但如今世舉子
而已凡它經諸子及漢唐以來古文詞悉務記覽故其下筆沛
然若不可禦成化十六年以縣學生員舉于鄉今羅洗馬明仲

李學士賓之爲試官得其卷奇之擢魁其經衆以爲當明年赴禮部人慕君爭欲一識面者及入試竟落第公議皆爲君不平君則歎曰吾行于衆未孚行升冑監益務學以盡吾之事而已它何足計歸且踰年猶不忍去其父也俄而疾作臨絕顧其父泣告惟以不能榮親爲恨及語所以保家之道甚至人謂其孝而識且遠也年止二十有九君性謙謹見人如不能言其所自處泊然寒士也與世之驕侈者絕不類小學于張翰林亨父亨父沒妻子無以爲生所以周給之者一出於君士大夫稱之故卒也皆惜之卒以成化十九年三月癸丑以又明年某月甲子葬于江陰縣觀莊村從其母氏予昔家居君以文事來辨賢者數矣予所望於君者則不止此雖君亦不以此自望也而年竟不及壯所學不得一施豈不惜哉於是君沒後數月其父亦下

世其子經使人以濬縣令吳君之狀來乞銘予不得辭也君與薛氏生一子即經經尚幼美而好學銘曰

將永其年乎或有其位乎抑皆致之蔑德與藝瑣瑣庸庸奚壽奚貴嗚呼徐君知保其家不知立身惟篤于義而顯于文所不可致者尚在其後之人也乎

山西道監察御史陸君墓誌銘

成化丁未監察御史陸君奉命出巡四川明年爲弘治戊申八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成都察院年五十於是返柩至家葬且有日其子悅持鄉貢進士周澤之狀上京師以墓銘請予昔過江都始識君于舟中江都君所爲縣也則聞君論政事多憂民之言及詢之縣人皆曰君真愛我者也以是知其賢後君將考績吏部未至朝廷已召君爲御史初試職俄以父喪去服

除實授復以母喪去服除還任甫三月有四川之命已而卒矣
蓋君官雖且顯然兩雁家艱志不獲暢及是方有所為竟抱其
才以沒其可惜也乎君諱愈字抑之姓陸氏相傳出唐相宣公
之後自曾祖昌四而上皆居嘉興海鹽之東人以其姓姓塘祖
成始遷馬廐里後割其地為平湖故今為平湖人父桂娶朱氏
生君君少游縣學刻意誦習歲壬午中浙江鄉試會試不偶入
太學與四方文士講業號麗澤會乙未竟登進士第初知江都
至則每鄉月召有齒德者一人使陳民隱以是民間利病知之
無遺吏胥無能欺者田瀕江湖不時息宿而稅有定額能均之
貧民始安以民遭旱澇不知所備教之鑿港以時蓄洩邵伯鎮
隄每為水啣而崩以石甃之歲省修築之費常歲飢極力賑濟
民多鬻子女于江南為贖還其家流民復業則勸富人出牛種

貸之秋成遂皆沾利其後有官銀數萬兩將輸戶部言于巡撫
大臣得留為備荒之計而縣始有蓄積尤稱剛果御史理軍政
嘗誣平民戍邊者百數家抗之累月不從竟得免有屯軍暴于
一鄉人多畏之即躬往擒置十法以其地曠恐生變特奏立巡
檢司蓋其見於為縣者如此及擢御史巡視京倉使出納必平
人莫敢違其法至出巡以蜀在萬里外官吏多欲誣也宜以嚴
治屬郡以至宣慰司而下皆竦然相戒其人或犯法雖倚中貴
人勢必按之不少假借倚勢者率其下編竹絕流取魚人誤觸
輒遭其虐更痛治之其所至多釋繫囚平反冤獄或修建善濟
院以惠孤貧慨然有盡舉弊政之意平生親賢好士而性尤仁
厚有姊早寡迎養于家弟遺一子育之如已出至於朋友親戚
所以周恤之者亦多又可謂賢矣配吳氏子男五曰愷曰悌先

卒曰悅俱吳出口恂曰忱側室曹氏出女一尚幼孫男一曰堂
女二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里中銘曰
有為者才止于其身宜食者祿遺其子孫何以道之惠澤在人
欲知其然考于刻文

賀感樓先生墓誌銘

弘治己酉賀感樓先生病且劇年七十有六其冬顧謂其子慈
等曰我死汝必買石誌吾墓其往即吳京博以請然能及我之
見乎慈等泣而從之則使家僮踐冰雪不遠數千里至京師以
書來告予讀未竟泣曰先生果不可起耶雖然先生為人非求
後世名者今以是託我必有意也先生諱甫字美之姓賀氏其
先自蜀徙吳家世業儒而貧大父公宣任 國初為大理評事
父宗振僑居江陰娶薛氏先生躬教之學忍貧刻厲志不以

變學業既成始還吳中出為塾師以共養其親人以其善教軍
相招延居數年則以親老不欲出弟子往往從學于家久之亦
倦教悉謝却焉因謂衣食不足雖古人不能為仰事俯畜之計
況欲為義事乎乃事廢舉使子弟分治之下至僮僕皆為盡力
而家業復成其治家有法事不論鉅細處之井然有條率劑量
所入以為用度儉而不陋豐而不華及家益裕子孫益繁數舉
貧乏時事為戒或以故物示之使無妄費然視事所當為者則
直為之不吝先生真確人也與人言論無所詭隨而剖析事理
臧否人物必當善造就後進仲子恩授徒于家今毛給事瑄陸
御史完王進士俸輩多起而成名然所以開發其學者先生之
力居多雅不信佛老巫覡陰陽術數之說至斥絕其人里人有
化之者篤於倫理待弟庸及其二子意愈無所不至族人有寓

湖南監利者特使其子訪之而挈其少者俱來教以儒業恩以明經首鄉解未嘗誇于人顧誨之益力後恩舉進士卒于京師初甚悲痛已而歎曰此固命也吾其安之耳遂怡然以老然益遣諸孫進學宮期繼取科名所以誨之者則不懈也先生儀觀修古衣冠整潔對客舉觴談謔間發綽有古人風度為文章疏通簡質善於叙事凡郡中有所纂述必禮請以預其後則以老辭不復出重其名者輒造其廬拜之初正統間詔有司舉士無錫遂以先生名上吏部以所舉非本邑為不合例罷歸竟以隱終其身論者尤惜其才云先生初號耻軒後更號感樓人因稱感樓先生娶王氏有賢行先卒子男四人長即慈次即恩次息次應應亦先卒女一人適沈堂孫男五人曰牧收放改敢女一人曾孫男一人先生卒以其年某月某日以某月某日葬于

吳縣胥臺鄉之原銘曰

死生之際古人之所慎也夫豈有所覲惟示其得正死而無悶也然疾病則亂於此是圖其人之賢不必問也起而從之不可復得吾獨抱夫私恨也黷然在堂待此以墮無怪吾言之不盡也後世茫茫欲知其人亦可考而信也

明故奉訓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吳君墓誌銘

成化二十二年工部員外郎吳君以公事自蕪湖還朝舍于崇文門外四月十七日與鄉人數輩會飲于家盡歡而散入夜疾暴作旦有告君死者予弗信已而果然鄉人相與驚曰昨者之會勸酬談笑宛然君之聲容也而何為至于此則相與為文祭之於是其子金將扶柩返葬泣拜請銘既許諾而去其葬有日矣始遣人奉吾友史明古之狀來君諱璠字朝用蘇之吳江

人也幼入縣學以勤敏稱景泰七年中應天府鄉試凡再試禮部輒中副榜會修 英宗皇帝實錄選工書者君在選中出入館閣者三年復當會試君與今汝汀州行敏期必以進士舉白于李文達公公不許竟以實錄成授中書舍人當是時君之父政與母楊氏皆在堂且老矣君歎曰中書近臣顧不可以榮吾親耶三年考最父竟封如其官而母號孺人間嘗奉 恩詔使山東將還守臣厚贖君悉却不受又嘗副駙馬都尉周公往平涼冊封韓王所以贖君者益厚卻之如前日其廉潔如此秩滿連丁父母憂起復始擢工部專董神木版君素剛有才幹共事者與諸工皆惴惴不敢違法已而陝西大飢人相食廷議以京儲足支數年可省歲漕之未過淮者八十萬斛令陝人赴河南受之便顧河流淺淤且漕卒非熟路不習水性恐敗事宜先

得人往治其役使無險阻之害是固水利工部舉其屬以為無如君者乃以君名上遂被爾書以行君至其地往來相度經營調度延見父老皆以為河不運漕久矣勢難猝通為悉陳其利病君得其說行之公私俱濟遠近稱便先是戶部侍郎李衍奏漢唐建都關中自河入渭竝通舟楫今宜舉行之有旨仍命君往視君行至三門析津見水勢險惡歎曰豈有水如此而可以運漕者乎為奏所以不可行之狀甚備詔從其說河南之民得免茲役而不重困者君之力也蓋還而有蕪湖抽分竹木之命其卒年六十以弘治元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亢字原配同邑范氏封孺人繼東安郝氏子男四人曰金曰鑾俱太學生曰鎮曰銳女五人適某某君貌毅然議論侃侃不阿徇人意及與人交際歡如也居家待子弟嚴厲下至僮僕輩聞其聲畏之然量

力授事用能不廢先業而推之以治官事故無不舉也其自蕪湖而還以年勞將再擢官而君堅欲休致曰吾老矣有田在吳江之上種秫作酒足以自樂雖使黃金橫帶尚能僕僕然從人奔走乎或畱之笑而不應蓋不及陳請而卒然其志則可尚已明古狀君之事詳而有法予特取其槩序而為銘曰
才足以居位勞足以濟事不究厥施惟繫其志有祿不饗其志則高命如之何安此丘阿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士自少時必有志向其所向高者已不暇論其次亦將擇術業流聲名以出乎凡民之上或不獲遂則栖栖彷徨若無所容有至於終身而不遂者則其氣抑鬱憤懣死而不瞑不亦可悲也哉以予觀于場屋之士往往與命爭勝負至于無如之何乃已

陳君初居廩市中稍長慨然有志於學家貧無以資給人頗沮之君不顧方從師習為程文刻苦特甚已而入縣學與諸生講業諸生多富家子君處其間自若竟以易經中成化甲午應天府鄉試凡上禮部得校官輒不受乃益教其子言讀書言亦中鄉試於是父子同在禮部有勸之者曰校官可受矣君不應敝衣破履徒步京師其志必欲得進士至是凡五舉不能得南歸數月竟卒于家年六十四君初名黻字德明更名洪謨後復更元謨則以為國學生避祭酒周公名也君世家長洲祖聞道考仲玉母楊氏君娶宋氏生男即言女二適歸愷徐紹宗妾生男某孫男一女一其生宣德己酉六月二十七日卒弘治辛亥三月十七日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言介其友數輩泣拜請銘君質樸少外慕家素無厚產能自力於學凡葬毋婚弟皆

竭所有營辦家不戍籍能脫族人於轉徙徭役中皆其力也銘
曰
既成其已復成其子志則得矣而止于是其孰所使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贈右參政馬君墓誌
銘

邕容間群蠻跳梁民被殘虐不得耕作殆無寧歲 朝廷命守
臣分道出兵勦之副帥馬俊當自古田入俊負勇自雄衆推參
議馬君偕行君不復疑慨然就道行且百里初與寇遇殺獲頗
利俊易之明日入益深數阻塹君慮寇有備戒勿進俊謂前軍
度者殆盡此何足慮復行路屈曲而隘僅容一騎士卒隔絕不
相顧俄伏發叢薄間君知事急即下馬諭寇寇固識君曰此非
馬參議乎奈何從俊至此遂併遇害麾下死者數十人時弘治

五年正月二十三日也報至

上為憫然詔贈君右參

令其子效才為太學生且命有司諭祭比出特恩云君諱鉉字
孔任成化八年進士初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專督薊州鑛冶始
至知治事多好弊去首惡一人衆懼而守法既乃日務施設工
役減而歲課倍增三年當代巡撫大臣知其才奏畱之又三年
遷貞外郎滿考還本司再遷郎中方乞歸省親遣造吉王墳工
訖還掌司事已而有廣西之擢矣君居官精勤事無巨細經君
裁酌者後即可行與人處和而有守視義所當為非人言所感
貌雖寢而雙目閃爍有光對客楚語而理致了然可聽其事父
母孝交朋友信而待宗族甚厚嘗制義田百畝以贖給之又別
置田五十畝供祭祀家塾之費性好學多通而尤深於易公暇
輒與諸生講業所著述皆成卷帙人多傳之家世吉之永新業

儒爲宦族君之曾祖成安祖性愚俱不仕父體和封奉直大夫
工部虞衡司員外郎母尹氏封宜人配甘氏亦封宜人子男二
長卽效才次效良女一許嫁安福劉騰騰之父今掌國子司業
事春坊諭德道亨也道亨與予皆君同年進士聞君之死相與
傷痛不已於是效才乃奉道亨狀來乞予墓銘予聞君嘗分守
古田能以恩信服群蠻及議用兵延數月始發彼固知備矣而
況出不以律如宋任福者事安得不敗哉雖然人孰無死君獨
死於國而 朝廷褒卹之厚且如此亦可謂得其死矣君死時
年五十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嗟孔任兮藏于斯魂氣鬱結兮將何之百粵迢迢兮桂嶺嶮巖
藏魘虺兮伏豺豨肆毒齒兮傷人肌化厲鬼兮逐滅而無遺吾
身雖亾兮民樂且嬉酌潄之水兮俎豆有祠目光炯然兮象而

置之嗟孔任兮其安于斯

明故中順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汝君墓誌銘

弘治六年南安府知府汝君述職于 朝以老例得致仕命下
君卽日馳歸未幾病作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享年六十一其孤
舟等卜明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吳江縣某都某地託兵部主事
吳鑿奉其先友史明古之狀來乞銘鑿爲君之子壻初訃於予
予方爲之悼惜曰君勞於仕宦久矣始就閒適何遂至此今之
葬予能忘情乎且明古與君知契尤深自以叙君平生甚悉則
予又能已於言乎君諱訥字行敏汝氏蘇州吳江人其先蓋出
商之汝鳩汝方至春秋時晉有大夫叔齊及寬漢有魯相郁自
魏晉以降未有顯者今其族獨盛於吳江居黎里者十室而五
多不相通蓋同所出也君之曾祖曰琪祖曰璣父曰思遠世掌

田賦于鄉思遠蚤喪君賴祖母呂氏撫育以長少從故進士奚
昌授尚書景泰四年以縣學弟子鄉試中式屢試禮部不中君
素善書會修英宗皇帝實錄選入史館歲餘將再從禮部
試期必取甲科時李文達公為總裁官沮之實錄成竟授中書
舍人一時朝臣當受誥敕者率欲得君書蹟來請于門者不
絕君不以勞辭或以金幣酬謝輒却去曰此職業也秩滿擢南
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再遷郎中精勤明敏益舉其職今冢宰
致仕三原公為司馬最器許君公退輒召與語凡掌武選十年
擢知汀州俄丁生母憂服除改知南安距庾嶺為海商貨
物所入之道其細民仰負荷為生大姓則居積致富商賈雜處
往往爭利構訟官吏受賕多不得平君視犯者一斷以法迄無
所上下至於細民尤加意撫卹之必不得已始施鞭撻人以為

得牧守體自君入官行履完潔交游所與能遠貴勢且為人坦
易表裏一致平居善談笑脫去富貴氣習其于財利漠然未嘗
枉已苟一介之取尤不與人較有粥田者既受直後輒倍約或
勸君訟君曰與小人較自失多矣卒讓與之故仕宦三十年田
廬無所增益卒之日家無遺財其廉介可知也君喜為詩格韻
平暢所著有學鳴集若干卷書法清勁得晉人筆意父思遠以
君貴贈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母黃氏為宜人生母計氏封
太宜人妻陸氏封宜人先卒三男子曰舟曰礪皆業進士曰霖
尚幼五女子長即適主事吳璽次適金澤餘皆在室男孫一曰
世恩銘曰

嗟嗟汝君美而有文我識其人白而長身孰不出仕仕而不反
游樂于鄉君則不晚南安之政視民恐夷峴山之淚橫浦之碑

曷不百年以慰民思乃歛以殯子孫環視亦有知友事行以次後知其藏我銘在是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楊君墓誌銘

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豐都楊君致仕餘二十年以弘治七年八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二君諱大榮字崇仁天順元年登進士第初授大理右寺評事已善折獄有名法司間廬陵王恭毅公時長大理藐視其屬顧獨見器許會 憲宗命大臣各舉所知擢用恭毅特舉君始有江西僉事之擢江西俗喜訟詞相牽引輒數十百人挾私報復反覆深巧猝未易辨君至稍加訊鞠即見情偽南昌有勢要人被盜其子壻誣仇家君察其誣狀釋去衆爲君危毅然不顧曰某不能以民命附勢也後直盜出始皆鬼服建昌豪民楊洪三以盜誣朱槐等二十八人庾死且

半亦辨其誣而抵豪干法闔邑稱快九江指揮李貴與百戶田春不相能知巡按御史金忠刻欲陷之嗾盜引春春不勝撈掠誣服君獨疑之時多憚金無敢爭者曰案成矣君爭之甚方立釋春及同案者十六人故都御史貴溪尚公實傳其事然君非特折獄而已嘗分巡九江盜猝起設策掩捕之獲其首舒原一等三十五人未幾盜復起寧縣殺官吏衆相愕貽計無所出君不爲動曰是惡能爲徐諭兵士躬督捕之獲羅萬珪等七十人鄰邑爲萬珪餘孽所苦復遣人潛捕獲之凡五十二人自是所部帖然無敢爲梗者君旣以才具自負耻隨俗上下大忤當道者秩將滿竟乞致仕去部民數千人爭走上司請還君君不顧而行士大夫歎其高致多賦詩送之今張學士廷祥爲序其首君旣家居非公事不至縣門然事有不平者亦言之令不能嘿

嘿也家故饒裕更斥所有為義事不一至所感遇往往發之於詩歲久成編號靜軒集云君之先為麻城人五世祖德元仕元為萬戶統軍于蜀始家鄆都曾祖繼祖祖文興俱不仕父弘道陰陽學訓術贈文林郎大理右寺評事母戴氏封孺人娶吳氏封如其母先卒子男六人曰孟琦華陰縣丞曰孟瑛刑部主事曰孟琳陰陽訓術曰孟瓊曰孟瑤曰孟瑜女十人長適蘄水縣主簿文學次適承事郎夏邦政次適貢士張閱巖次適千戶羅璋次適貢士牟正大次適縣學生黃吉次適國子生易象次適縣學生王寅餘尚幼孫男五曰乾曰蒙曰頤曰晉曰巽女六曾孫男二於是孟瑛將歸葬其父既卜得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以其父平生宜有銘自為狀來請於予予曰子之母之葬嘗其暮矣此宜他圖則固請不已及叙而銘之銘曰

楊在巴蜀自楚而分有家爰起以武統軍既歷四世為僉憲君邑故朴野科第無聞君游鄉校驟然出群遂取甲科始顯以文孰不入官人亦有云凡治刑獄頗類放紛君在臬司強抑冤伸群盜斂蹟況敢信信直道自信掩其功勤雖不獲上卒信于民投劾而歸早奉其身扣船其留耄倪蔽津高位不酬大耋漸臻乃以其餘遺其後人過庭受教儒服振振仲也刑曹復繼清芬樂哉鄉社几席前陳邑令乞言禮為上賓何命之邁歲行在寅奄忽即世莫知其因龍停之原若堂者墳塚石叙述永閔幽窆

山東德州同知韓君墓誌銘

成化丙午山東德州同知韓君以病乞致仕白于巡撫都御史無錫盛公公以君可用不許君請益堅則許之因嘉其恬退以為屬吏勸也乃給官舟遣人護送還鄉所以禮待之者甚至仍

畀以符有履歷年深操持潔白仁厚牧民人皆稱頌之語所以褒獎之者尤切也君既還日與親戚故舊游宴閭里間以樂時復為詩章與知友相倡和因自號樂閒以見志他日過予握手叙少壯時事相與感歎乃曰某蒙 朝廷之恩當州郡之寄愧則多矣而勞亦甚焉今獲奉身而退以尋晚歲之樂回視同輩存者幾人則勞雖甚而幸亦多然人豈有久幸於世者哉蓋數年前嘗即某鄉預為葬穴而黃州通判吳君元璧既為壽藏之銘今弘治丙辰年且七十四而實病矣願更為志銘以及我之見也予曰公雖病而狀貌加壯年雖高而食飲則豐何遽為是則不以為然數具書來促繼之以詩曰某實病甚矣恐不及見矣為之惻然君名熙字彥哲姓韓氏世為吳人少入郡學習尚書翹然諸生中累舉于鄉不偶循例入國學居數年始選授德

州同知德州距京師不遠舟車上下號為要衝君日夜酬應不倦州守倚之上官知其才數委以事亦惟君廉公人故信之而事皆濟若清軍伍運糧餉訊冤獄賑飢民及造浮橋數事州人皆能言之君和厚人也接人歡然人有急難亦善排解性疏通然重名檢不肯為無耻事見士大夫之賢者則樂親之治家不紊子孫能奉其教而僮僕亦為盡力故君得白首安享其樂焉大父文誠父永昌皆以隱終母某氏以永樂癸卯某月某日生君君娶張氏先卒子男二曰玠娶高氏曰瑾娶顧氏女一曰秀卿適袁萬皆蔣氏出也孫男二女二皆幼銘曰
吳城之西地惟吉陬日召工作幽室有祿不饗守官律孰厚其藏惟此物欲掩其幽俟百裘吾言不欺尚可質
明故福州府知府張君墓誌銘

弘治八年冬福州府知府張君述職于朝明年既畢事將還任便道過家俄以疾卒實閏三月三十日也享年六十四其孤瑤方治葬且趨吳中以南京兵部郎中華山之狀來乞文表于墓上予念君北上時嘗過謁予今幾月耳遂至于此為之慘然君諱遜字時敏號鈍軒姓張氏無錫人也曾大父均佑元萬戶大父定考文簡皆不仕君少入縣學為弟子年二十四中鄉舉後五舉進士輒不中始授福建同安知縣至即以廉潔自勵大書座右曰不如是神其殛之早夜施政勤敏不懈修舉廢弛賑濟窮民不擾而食足有內侍家故居邑中恃勢豪橫侵占田園一切奪還之民豪戶有丁三百餘稅糧不時納追徵輒及族長往往瘦死獄中驗其人而均派之始無逋負者治為諸縣最部使者每舉君以為縣令法因奏請旌異遂擢福寧知州州治頻

海盜賊出沒為害遣人捕之即皆散去其為政一如同安時以丁母錢氏憂去服滿適涿州缺守州事劇難治乃以授君涿蜜邇京師路當要衝公使人往來如織君量民出車籍記姓名使旋相受役始無往時不均之歎州有滯獄至則決之人服其明訟始息已而天旱蝗生捕之殆盡是秋穀倍收明年蝗益甚積地尺餘君焚香祝天悉西北飛去部使者復奏其績獲給誥命進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贈其父如其官階母為宜人室邵氏贈宜人繼主氏封宜人又明年始有福州之擢初至事方冗積未幾裁決無遺及事有不便於民者並罷之乃平徭役公用度使吏無所用其奸又禁凶惡不得自逞其徒畏法爭斂蹟以避每旦上堂吏左右立燃燭治文書不休藩臬二司在上督責稟承不遑暇食而君處之裕如君為守令多慕古循吏其所施

設大率以養民為務故去任之日民輒留之在同安時立石道旁稱頌德政持金餽贐有追至數百里之外者君既拒却民亦立石頌之及去涿州爭脫其鞬懸於坊市以示不忘事雖不古亦足以觀民情也蓋官不必崇惟其行乎志政不必異惟其得乎民屢仕州縣莫非親民之官志之所至無所不遂惠澤下被民多懷之彼列清貫居要地者非無其人考其平生亦足讓乎故載其治行一二以慰君子九原且以為其子孫之慰耳君二子長即瑤次瑋俱縣學生女三長適華麟祥次適盛頤次許談一駭孫男四曰伯徽伯純伯驄伯師

亾兄處士墓誌

亾兄諱宗字原本姓吳氏世為蘇之長洲人先修撰東庄府君長子也先君初娶居氏生吾兄居氏既免身而沒賴祖母韓氏

保護備至而繼母張安人更鞠之如已生迄長以大吾兄生而謹畏未嘗出門與里中兒嬉戲既入小學誦習顓勤不以風雨寒暑廢業年十七八先君以少兄弟而家事方殷使分掌之吾兄於事輒能治其治事左右簿籍雖一錢尺帛必謹記注火之出入歲月莫有能欺之者人以克家子稱之素寡交游儂酬應故或終歲不出里門里人至有不識其面者性復儉約室無妾媵之奉衣履敝必更浣濯補綴服之尤好潔所居汛掃拂拭日數次不厭至於度置器物亦必有常處蓋其為人如此寬既竊科第仕於朝鄉鄰以為貴顯矣然吾兄自處如前日絕無驕侈氣人益賢之成化乙未之秋寬得旨歸省而先君不幸已棄諸孤兄弟相見抱持慟哭孰意明年而吾兄亦以病不起嗚呼哀哉蓋吾兄待人極和易終其身未嘗以惡聲加人故卒之

日自繼母王安人而下哭之皆盡哀而傭奴輩亦有泣下者其
生永樂庚子八月五日卒以成化丙申八月二十八日享年五
十有七娶同里陸氏子男二曰奎曰齋齋習進士業女一曰淑
真適夏靖先卒孫女一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於吳縣五
都太平鄉花園山之先塋將葬寬既請少司成費廷言先生銘
墓上之石矣復取嘗所述事行刻之納於墓中以為誌云

陸秉誠墓誌銘

陸自晉以來為吳郡著姓更千百年陸姓者里有之若其家之
盛衰族之聚散則係其人之賢否且距秉誠二世尚有仕為縣
佐者自時浸亦無聞若秉誠在子孫中其殆可稱者乎秉誠諱
忠為則新之孫以高之子母曰李氏氏沒時秉誠年甫十四又
二年而以高沒一日遂絕家政人為其素不習事慮而秉誠

能貿易以為衣食謀妻子訖賴其溫飽視群從家幸不與俱墜
性孝友常痛不及養親遇時物必薦生鮮兄弟一女兒既嫁事
當行止朝暮咨之如母此其可稱者秉誠娶王氏無子再娶何
氏生一男曰昂一女曰素清適張釗側室生一男曰節孫男二
女一秉誠生於宣德丁未四月八日卒於成化丙申二月十二
日享年五十以歲戊戌三月十一日始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
花園山之原予兄原本其女兒之夫也故二子來求予銘銘曰
太平之鄉山水深長中有幽室斯人斯藏百年為期而止於此
慰以一言息我以死

逸晚翁壽藏記

禮曰百年曰期故予嘗論人之生以一日譬之五十以前日之
晝也五十以後日之夜也以四時譬之五十以前時之春夏也

五十以後時之秋冬也明乎是說則能達乎委順之道達乎是道則能治乎豫備之具是故鳥宿于林獸藏于山知乎夜者也魚潛于淵蟲蟄于室知乎秋冬者也惟物尚然人不如物可乎見世之將老者或爲人衣衾或爲之棺槨或又爲人之葬穴蓋知斯理之必然而豫備者是以君子與之若吾里逸晚翁其所謂知斯理而能豫備者乎或以翁家素饒裕故爲此彼貧者雖故爲而力有所不能益無財不可以爲悅者也是殆不然夫貧者勞苦困迫求無所得欲無所遂不能以自存往往呼天以祈死然人終不與之者蓋非發於中心之真也富者則異於是安康欣樂求無不得欲無不遂故常以死爲諱有不忍言及之者於此而及之則發於中心之真而知斯理之必然者也弘治壬子翁年六十有六乃八月之吉即吳城西橫山先塋之側命

工作葬穴土厚而燥材良而堅深廣僅容不侈不儉功畢以其子塗居京師俾請文以爲記予與翁居甚邇且有交親之好欲辭之不可會塗將歸省請不已則書此授之翁名瀚字宗大自號逸晚姓湯氏其先家江陰後徙于蘇爲吳縣人曾祖曰潤卿祖曰均澤父曰彥祥贈大興縣知縣母安人楊氏湯爲吳中大家族聚居凡百人翁於同母兄弟最少少即敏恪善治事事難決者諸兄顧咨於翁翁更服勞不倦數賈于外以資給其家之用度又之積更厚及其兄渭起太學知大興縣雖有祿入凡用度愈資給之渭竟以廉吏稱至遇人謙和士大夫多喜與交若郡太守行鄉飲禮翁得預賓席比歲郡中飢有勸分之令翁出米若干斛授承事郎時有司急於賑卹多濫及里人謂翁獨宜而翁亦不以爲榮也配徐氏子男五人曰璠曰璋曰璽曰塗曰珙

璋珙俱早卒璽為伯兄後流鴻臚寺序班女一人適袁奉孫男
二人曰似曰倣是為記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三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四

墓誌銘九首

埋銘一首

明故承務郎湖廣桂陽州同知楊君墓誌銘

君諱士倣字敬甫姓楊氏福建建安人也曾祖伯成贈少傅工
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祖榮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父鈔不仕鄉人私謚
貞素先生母詹氏繼母劉氏世有厚德發于文敏公功業在
朝廷擬古名相而門戶顯榮當世無比君生長盛族好學如寒
士當其幼稚文敏公方賜告歸諸子孫環侍左右視君氣貌獨
心竒之稍長游郡學遂登鄉貢上禮部試不偶入國學時邢公
遜為祭酒抗顏待士閱君試卷甚加稱賞厚禮遇之兩遭家艱
以不得取甲科繼先世為恨竟授中書舍人俄坐從子累調惠



州衛經歷人謂君被控當自弛放至則益治政務宿弊漸除有
軍帥素橫已罷官猶私役士卒數輩君立俾復伍軍吏振肅相
戒毋犯法於是郡守以下有事皆就咨訪士子更多執經從學
舉於鄉者遂盛凡六年以考績過家乃畱不上 今上即位
有詔京官註誤外補者量加擢用始得桂陽州同知君歎曰吾
病矣安能復奔趨郡縣間耶竟乞致仕又十年益病俄中夜起
浴更衣平明肩輿造郡學徘徊而歸又明日卒兩僮挾坐神爽
不亂實弘治丙辰六月十九日也年六十四君偉狀貌美鬚髯
望之知為奇士雖目眇手一卷不釋性無他好見奇書輒重購
之或從人假借下至僮僕亦善騰寫故藏書甚富至于古書畫
尤能品鑒不差所與交皆當世名人若文莊丘公惠安胡公太
僕少卿李公其尤善者考訂古義多見書札君母早世鞠于繼

祖母劉夫人言及輒流涕士儀有遺腹子曰特撫教之至孝也
士第今為吏部員外郎至於里人多加恩意然素直少容行往
面斥人過曰吾不能阿意取容也因自號直菴亦取直道事人
之意娶江氏參政鍊之女子男二長易鄉貢進士次暹俱庶出
孫男一女一俱幼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登僊里之原
予適上京師君之從子亘以順天通判候我于河上曰世父不
幸沒矣為之驚悼益不意良友之遽失也亘因述治命以墓銘
請且自為狀授予意甚懇至乃為書之銘曰

唐有姚宋相業不誣後世有人望為魏暮仕路徊翔吾實以病
豈義之忘亦惟有命儲書充棟遺其子孫無忝先世以酬 國
恩偉然其人嗟不可作最其平生于此焉託

明故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前兵部左侍郎

致仕張公墓誌銘

山西右參政前兵部左侍郎張公以疾乞致仕凡再上疏詞益懇切始得旨將行竟卒于官舍實弘治戊午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三初公在兵部會土魯番侵擾哈密累歲未已朝議謂哈密為通西域要路自文皇帝時王其酋長給以金印俾屏蔽一方今微弱不振宜得文武大臣有才望者往治其事時公方佐兵部上乃命公錫之璽書所以責成之者甚切公至謂比來夷狄肆侮邊將不能備禦此威令不行所致也始奏調分守副帥一人罪鎮守以下官三人為誤事者之戒且謂御戎之道當先固我疆場如永昌鎮夷比近甘肅今永昌既被殺掠而鎮夷人戶牛羊茁壯虜尤垂涎兩路孤懸實難防守宜擇有謀勇者二人各率游兵二千互相策應內既無虞徐圖其外

則番族小配不足治也既乃詢謀群策籌畫計慮日暮之乃合衆議條上六事一定酋帥謂哈密寄居邊城歲久供費不貲殊非長策今其地殘破旁有苦峪城合給與耕具種糧遣回居住特設酋帥一人副帥三人各給冠帶以統攝之二除亂本謂哈密既弱下人數叛其主投順土番願為鄉導至殺虜其王占據其地今其人家族寄居于此必來省視或充貢使而入密識其人即擒捕之以正其罪三訪夷情土番西距哈密七百里譯知其國城堡傾頽兵馬稀鮮特恃嶮遠有急則易於北走耳當先用間諜以離壞其黨然後出其不意以掩擊之四遏亂畧土番累受朝廷金繒之賜其志益驕今所賜物宜追還之仍閉關卻絕勿與交通且拘其貢使特縱其一二歸語其主俾自審去就彼既計窮必來款塞再議處之五固封守肅州臨邊

設鎮以來臺堡相接僅為守望之計雖有嘉峪一關卑隘不稱宜加修築務極堅完更展城垣建樓櫓以為貢道偉觀六預調度夫虜騎犯邊每以冬月宜以其時於緣邊要地預屯重兵若干以便應援又須預練游兵若干以俟調用仍儲芻粟若干可給五年之需則庶乎有備而外患可免也他所建請者尚多事下兵部集議于 朝尚書馬公以公籌畫深遠計慮精詳非苟簡於一時者比輒覆奏行之於是土番始相畏服而哈密漸得以自立矣乃復修土功以廣戍守飾兵器以便戰伐皆為經久之計西方既無事公乃還 朝將陛見或謂宜疏經畧事目以上公曰吾昔已具奏矣已而言官劾公不俟召而還者遂落職有山西之命眾以公久勞于外今不發一矢坐制黠虜之亂當蒙顯擢顧以微青去意公不平而公即已赴任矣至則益事事

不懈蓋踰年遂致仕及卒人尤惜之公諱海宇文淵姓張氏少游鄉學為弟子性敏而勤才名特著天順己卯山東鄉試第一人成化丙戌登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進左給事中再進都給事中遂擢順天府丞再擢太僕寺卿丁內艱服除適吏部尚書尹公以怨謗去位一時鄉人皆遭貶斥公得雲南鶴慶府知府弘治戊申 今上嗣位召還為順天府尹明年拜兵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已乃降授參政平生履歷如此公素剛直居諫垣一時同官建言章疏多出公手數因災異陳時政得失劾兩京大臣之不職者為府丞時一中要方用事勢張甚尹以公事偕公往見先屈膝公獨立庭下人為公危而公自如及為尹公事坵委裁決無滯性更廉潔位既通顯猶僦屋而居喜文事發於論議燁然可觀也張世為濟南德州人公之祖忠父鵬舉俱以

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祖妣孫氏妣李氏俱贈淑人配
潘氏封淑人子男二曰弘謨曰弘文女六長適舉人馮一中次
適吳江知縣前進士郭郭次適生員李璇次適舉人楊麓次適
生員趙子儀次許生員鄒順賢孫男四曰傑國子生曰佳曰佃
曰佩將以卒之歲某月某日葬于州城東二里弘謨遣其子僕
幸公之門人前春坊庶子王世賞狀來乞銘而吾僚友偕公公
之同年友也哀公之志行為之請曰願有述以慰公于地下予
辭不獲乃叙而銘之銘曰

九河東導古有平原孰築而藏張公之阡公起甲科始居諫垣
侃侃正色我責在言繫列清貴戾飛于天修返終起如鷗與鸞
公抱儒術以修吏事豈惟能官夷險一致以佐司馬邦政攸司
醜虜何為跳舞西陲寇養未殄彼驕且疑 天子曰咨汝往

正之幕府運籌將上稟命卻使閉關練師補乘坐伐其謀我道
自勝強推弱植訥訥以定公曰旋哉將士且休歸報
天子以釋西憂功未及酬而底于罰自古則然拘以成法
聖明燭隱遐棄畢還況也論功終宜賜環美疢在躬公不可待
西望金城方略具在託以銘詩良史當采

承事郎鄒府君墓誌銘

無錫之士出而仕者多矣然其野亦多隱君子其尤以介直稱
者靜脩鄒府君也君諱賢字佑之自號靜脩世為無錫人其族
在江南唐有都官霖宋有忠公浩世次可考曾祖曰伯惟祖曰
洪昭父曰以善皆居田里有隱德以善娶同邑處士華思濟女
生子四人府君其長子也少失父能執喪如禮稍長以嗣守先
業為難倦倦焉語諸弟諸弟顯之等既奉其教而府君經畫尤

勤勞家益裕鄉人賴之或空乏輒造門稱貸府君一弗拒惟其
取息甚廉日暮稱貸者益多後其人不能償在他人必逼取之
府君即戒其下曰彼貧耳非負我者遂折其券不復校人以為
長者當荒歲米價踴貴他人多加息府君不可曰乘時射利吾
不忍為也且吾先世以義起家又何忍違之及佃人輸租遂減
其額荒甚則盡除之以為常人感其惠不特無所怨而已異日
輸租皆爭先而至無敢負者於是他召怨者紛然陳于官府若
府君終身名不挂訟牒人又以為難其治家嚴肅晨起謁先祠
畢退御家衆俾分治公私事必隨其材授之凡錢穀出入吉凶
百須以及分給上下衣食皆有常數而籍記之里族以空乏告
者視其親疏而量助之以嘗出粟助官府賑飢例授承事郎強
之始受後更出財為工役之助者不一或勸其行賂以結納者

則痛止之曰吾未嘗為不法事顧先干法耶勢家有求婚姻者
必謝絕之曰吾不敢以男女之好憑藉其氣力也弟遂之先卒
撫其孤甚至族姪有早世者婦孀居無子乞其孫為後曰彼自
有兄弟後當生子可繼吾苟從之是利其所有也其婦至訴于
官竟不從故事有非義往往違乎流俗嗚乎人情無暇恤者於
是鄉族有為非義者惟恐府君知之固有化而為義者矣府君
性喜讀書嘗有感於諸葛武侯之語名其齋曰靜脩因以為號
晚歲益自謹畏作堂曰戒得可以見其為人矣弘治十一年府
君年六十八四月二十二日其生辰也俄以疾卒遠近傷歎有
泣下者娶華氏出其母族賢而克配先卒子男三曰愚承事郎
曰魯先卒曰鈍邑學生女四適華鐸華奎錢仁徐元穀孫男五
益曰尚甫申女四予與府君別數月耳挺然之色猶在目睫間

則已長逝矣因歎賢者宜享高壽何遽至此然聞其承家有人無愧先德則府君之澤當未竭也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泰伯鄉寧山先塋之側令其配地愚等託禮部主事錢君恩奉福建布政使致仕陳公狀來乞銘府君平生好文事每以相屬今既不復見忍無以慰之乎為之銘曰

有縣惟壯延陵故疆有士惟美德蓋于鄉問其鄉人德如之何口不能言惠我則多惟彼官人好行不義義不可行發其內愧仁厚之事介直之聲施于有政止於家庭彼有政者竊位與祿孰使鄉人相向而哭惟古隱逸風旨猶存後有過者式茲墓門

姪孫健埋銘

惟吾兄本齋府君有子曰齋齋有子曰健生有美質自為兒重不好嬉戲凝重如成人稍長習舉子業日從經師游既冠且娶

俄得疾家人見其素壯尤善飯易之其妻之父名醫也診

驚曰是不可救越三日果死弘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也

甫二十一其父與母張氏痛健早世不忍即葬以又明年十

月二十八日始葬于南橫山之北祖墓之旁健娶王氏遺腹生

一女往予居家見健向學不懈及視其所業可進謂他日必能

繼取科第而何負吾望耶齋以書來欲得一言為埋銘銘曰

物之成毀皆有數存汝質雖美能永其身其藏其瞑以無傷其

親

黃和仲墓誌銘

弘治己未冬和仲以太學生謁選吏部詔即予家明年夏得疾逾月加劇醫不能治或勸之曰銓法不願任職者例授一官榮身君當得州佐於君意何如和仲謝曰吾自束髮蒙朝廷造就

至今曾不效一日驅馳之力以報厚恩又徒叨命服之榮以嬉游鄉里間耶會其友柳貢士子學將南還則勸之還家就醫藥竟從之予視其病勢為治棺納舟中行至德州以庚申十月六日卒子學為歛如禮返柩于家以辛酉九月九日葬于吳縣薦福山先塋之次和仲諱堯字和仲自號夷齋姓黃氏世為吳人父克禮母徐氏生二子長曰墳早卒次為和仲幼入郡校從予學與故解元賀君其榮今僉都御史陳君玉汝同講習累應鄉舉不偶乃貢入南雍久之歷試黜初侯選家居者又數年常自歎其衰不得久仕豈意遂不止耶然使和仲仕其才未可知若其清慤謹畏稱為良吏矣也其平生擇言而發擇事而行又人必擇而交雖樵叟樵歡坦然忘形其中介然者固在生時郡守李公聞其賢延為塾師僚佐皆遣子弟來學和仲出入

官署深自晦匿人不知為太守愛也治家秩秩有條雖一飲食不苟家臨市中遠商與鄰往往以白金相託率不封識益人服其信義如此娶同里王氏有內助功子男三人曰鶴娶盛氏宋文肅公度十七世孫曰鵠娶孔氏宣聖五十九世孫曰京尚幼女一人許適劉毅孫男三人曰堂曰閱曰某女五人先葬鶴鵠具書來乞銘自予聞和仲卒惜其志鬱弗少伸又恨其死於道路不於我殯為之流涕今其孤寡孳然在室忍無一言以助其喪乎和仲卒年五十九此所以自歎其衰者銘曰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墓誌銘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一名炳作暴卒士大夫相與痛惜之其尤厚者則往哭之若武弁軍校亦多有嗟歎聲噫君居官

至今曾不效一日驅馳之力以報厚恩又徒叨命服之榮以嬉游鄉里間耶會其友柳貢士子學將南還則勸之還家就醫藥竟從之予視其病勢為治棺納舟中行至德州以庚申十月六日卒子學為歛如禮返柩于家以辛酉九月九日葬于吳縣薦福山先塋之次和仲諱堯字和仲自號夷齋姓黃氏世為吳人父克禮母徐氏生二子長曰墳早卒次為和仲幼入郡校從予學與故解元賀君其榮今僉都御史陳君玉汝同講習累應鄉舉不偶乃貢入南雍久之歷試黜初侯選家居者又數年常自歎其衰不得久仕豈意遂不止耶然使和仲仕其才未可知若其清慈謹畏稱為良吏矣也其平生擇言而發擇事而行又人必擇而交雖極其歡坦然忘形其中介然者固在生時郡守李公聞其賢延為塾師僚佐皆遣子弟來學和仲出入

官署深自晦匿人不知為太守安也治家秩秩有條雖一飲食不苟家臨市中遠商與鄰往往以白金相託率不封識益人服其信義如此娶同里王氏有內助功子男三人曰鶴娶盛氏宋文肅公度十七世孫曰鵠娶孔氏宣聖五十九世孫曰京尚幼女一人許適劉毅孫男三人曰堂曰闕曰某女五人先葬鶴鵠具書來乞銘自予聞和仲卒惜其志鬱弗少伸又恨其死於道路不於我殯為之流涕今其孤寡孳然在室忍無一言以助其喪乎和仲卒年五十九此所以自歎其衰者銘曰身不即仕傷哉即死仕不徒名死而猶榮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墓誌銘

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陳君一名炳作暴卒士大夫相與痛惜之其尤厚者則往哭之若武弁軍校亦多有嗟歎聲噫君居官

人二女長適學生魏璫次許贅查玄復故孟津教諭若庸之子俱庶出以從弟胤子蓋為後從治命也於是胤聞訃來扶柩歸將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城西姚涇先塋之次持狀來乞銘予與君同舉於鄉相知三十餘年銘實宜為狀為君同官劉君挺所著而翰林修撰毛君澄君之鄉姻也復以書來所以互述君之賢者甚備夫居鄉有行鄉人知之惟其居官宥有不知者故畧及其一二事云銘曰

劉美存墓誌銘

劉傲美存資端謹幼即不好嬉戲有餽以鵠令畜以弄者固卻

之獨好書冊長游吳學居諸生中治進士業輒合程度舉于鄉屢不偶然無嗟怨聲事其父都憲公其母李恭人甚得子道都憲公仕于外代理家事紛至干前處之裕如也某有喪不能舉或為持券假貸意其耻也陽辭之他日袖白金潛往為助且戒無令人知其人感德竟不能隱人知其心之厚也其年三十三俄以疾卒稍相知者皆痛惜之曰美存為人不宜致大而何以得此於是都憲公巡撫蜀中得凶問惛絕投牀下即日引疾歸歸而撫其棺大慟曰兒果逝耶吾不可不暴吾兒之行乃自敘述來請蓋予與都憲公相知久因知其子之賢痛惜尤甚忍無一言以慰之耶劉氏之先出清江宋名臣原父之後七世祖持矩仕元為行省都事始徙新淦高祖雲芳國初編戍于蘇雲芳生迪吉迪吉生謙海謙海生宗正宗正生三子其季曰纓

即都憲公公既貴累贈其父太僕寺少卿母張氏累贈恭人娶
恭人李氏生一子即美存美存娶諸氏為曹州同知祥之女生
一子曰過聘彭氏二女長許嫁張某次許嫁林某皆仕族其生
以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卒以弘治十四年閏七月十九日以明
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吳縣上金灣之新阡銘曰
才也則成不成乎名不成何由委命勿爭有身則傾有志不行
亦幸有子尚待其成以慰平生孰非茲銘

沈府君墓誌銘

邑人沈綱聞其父翠雲府君之訃走予告曰綱客居都下久矣
吾父病曾不得一日侍此終身痛恨者今將歸治葬如獲一言
為銘則綱於臨穴之際尚可以追罪也蓋綱之妻寔予亡妻陳
淑人之姪女故有是請焉府君諱孜字文慶別號翠雲世為長

洲人而家比虎丘為著姓大父友之在永樂宣德間巡撫大臣
以吳中賦厚方重糧長之設友之於時已為郡縣所推擇父行
娶王氏生府君少為縣學弟子治易勤苦後以父沒而母更老
度不可遠仕遂謝歸以農隱而或業賈以養生性篤實不事華
靡其流俗相違治家尚節儉故能保其業待人以謙恭故能處
乎眾至其奉之全畏法之至故姓名不挂於訟牒里人以善
士目之其生永樂甲辰仲冬廿六日其卒弘治丁巳季冬廿四
日以卒之又明年己未孟冬廿八日葬于武丘鄉袁家浜先塋
之次娶魏氏宋又靖公九世孫子男二人長即綱娶陳氏次曰
紀娶姚氏繼吉氏女一人適張繼孫男三人元吉元利元貞女
二人銘曰

際太平之時望中壽之域身既克全志何所鬱歸於茲丘其永

無隍

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縣知縣

王公墓誌銘

弘治十六年二月三日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前光化縣知縣王公卒其子吏部右侍郎整聞喪去位
上曰茲朕經筵日講官也宜有以慰其哀乃命有司諭祭公
及造墳安葬皆視三品禮禮感激謝恩已將歸治葬奉僚友
今南京兵部尚書河東韓公狀授其友吳寬以墓銘請寬於王
氏有契義敢不諾公諱琬字朝用以字行姓王氏蘇之吳縣人
在宋建炎初居東洞庭山蓋三百餘年于此族人衆至以上名
其所居巷公之曾祖曰廷寶祖曰彥祥考曰惟道惟道偉然有
大度讀書尚禮義生三子公其季也幼則羸而多疾正統間有

司選縣學生負里中子弟皆走匿公獨請入學時年二十一矣
自以學後時耻不及流輩感憤奮發其刻苦有人所不能及者
屢舉于鄉不偶遂貢入太學久之試事畢授知湖廣光化縣光
化隣荆襄至則值寇亂初定居民未蘇極力安輯而賢客往來
有事于所謂太嶽者猶徵求無虛日公不忍重困其民靳不多
與皆不滿意而去入山谷流民萬計大臣盡驅出境至焚其廬
舍以絕之公獨招徠其人上官已不悅後朝廷知驅民非計
遣都御史原公巡撫公承意指肩輿入山諭民所以安輯之意
民相率而至乃悉編其里社仍緩其賦役以生養之皆帖然從
令縣既無事即興學校更募民習射定賞格以為防守計上官
以為迂滋不悅在任三年適其子以進士及第入翰林曰吾有
子已仕矣遂乞休致歸築別業于郡城西自號靜樂居士公質

似魯而識甚明力似儒而行則果其與人或忤亦惟其性之直而不詭隨也少時讀書有法每見子弟語之至於養生有道則獨得者為多亦不自秘也嘗考其先世可信者修為族譜若父祖沒久猶欲以死相從人尤稱其孝者蓋其配葉氏卒以先塋隘別卜地而葬且數年矣後見其子官吏部以生或被封沒當得 恩典不忍與其妻獨受無以光于前人也乃還葬其配于先塋至是以公合而附焉竟如其志公初以其子賢進階文林郎再封右春坊右副德復至今封配葉氏累贈恭人子男四長銘次即鏊次銓府學生次鏐女三適某某孫男八曰某某女四曾孫男二女一八公在益驪一日忽盥櫛更衣夜半條然而逝享年八十四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蔣塢蓋先塋云銘曰
震澤西望有山鬱然王氏居之歲久而蕃世有隱德其德則厚

不食其報以貽其後 公蚤奮志冀取科名終焉入仕以惠譽言與時違事與志戾 顧其後人已顯于世吾德未容亦有所貽植槐于庭世德可追 爰受其名復享其祿考終而藏吉日惟卜惟此榮域列于左昭 台親在茲其樂陶陶豈惟樂焉亦既榮矣 救葬有光百世無涖

蘇州府儒學教授劉先生墓誌銘

蘇州府儒學教授劉先生以天順三年致學事而歸歸二十年而卒既葬亦二十二年矣其孫柰始遣其弟蔣不遠六千里步至京師以書授其學故諸生吳寬曰先大父臨終命諸子以墓銘為屬不幸諸子相繼沒其責在柰等又皆孱弱不振因循至今罪甚大也茲敢 奉治命以告寬聞之惻然感歎曰先生吾郡賢師也寬幼受教 益其何敢忘按臨安知府王公佐狀曰劉

出漢長沙定王發之後代有顯者其後子孫居泰和株林再徙吉水夏朗為邑中名族五世祖天聲登宋咸淳乙丑進士第終桂陽軍教授天聲生益厚益厚生維德世治尚書在前元竝隱不仕維德生禮當國初行科舉一試有司不偶居家教其子績竟登鄉舉績娶高氏是生先生諱諭字體信自號信菴少與從弟故翰林學士介公儼同學于家勤苦特甚永樂丁酉與文介聯登江西鄉舉宣德癸丑中乙榜授山東樂安縣學教諭連遭親喪服闋改授江蕭山秩滿始擢教授于蘇秩再滿請老得致仕成化初遇詔恩進階登仕郎先生深於經學所至教人孜孜不倦樂安開山士初未好學自經先生指授科第如盛故大學士劉文和公實出其門且有首冠鄉舉者於是湖廣秋試禮聘校文鑒別以精士皆歎服蘇為大郡缺教授吏部以先

生擬奏人以為稱至則知其學為范文正公所建而胡安定朱樂圃兩先生嘗居師席曰吾敢有愧于先哲哉是先生亦老矣為教俞篤日必坐堂上為諸生校課業往往手白改削而擇其尤秀異者列侍考校不使暇逸夜則令宿齋舍猶為講解疑義不輟其語人必以禮義廉耻為先以吳俗少儉嗛見有服飾華美者輒戒之人知先生得師道一時有自外郡遣子弟來學者郡守重之入學與為賓主禮暇則以詩篇相倡和而提學憲臣亦不以官屬遇之先生孝友人也初仕樂安親尚在得一美衣食必遣人緘奉弟體實為安肅訓導没于官徒行護喪還鄉嘗以其族大親修譜牒刻印畢家給一冊即毀其板曰毋為他人得之以亂吾家世也經學之外為古文詞典雅得法有曾王遺意所著有南園集歸田錄若干卷其好學至老手不釋卷迨

致仕家居猶為子孫授業云先生以成化丁酉十二月三日卒
享年八十五後五年壬寅葬于里中桂源東坑初娶張氏鄉貢
進士持永之女繼娶蕭氏進士應昂之後皆有賢德子男四人
曰範配紀綸範紀竝縣學生女一人適張耆德孫男十人曰蓬
杰柰廣本府蔣廩蘭度女六人俱適仕族曾孫男若干人女若
千人銘曰

古有經師在漢為盛口授其詞書維伏勝劉之傳經自宋天聲
五世不絕曰為先生幼處于家克傳其學出以所傳覺彼後覺
先生為教先之以身不戲而恭不慢而寅講授有條亦維善誘
諸生得師賴以成就蘇學在昔有胡有朱後五百年合其範模
曷不久留終惠學者吾老將休往投鄉社諸生之後寬忝在焉
年稚而愚實聞斯言自伏以來多躋壽考天厚其躬見此一老

壽終于寢哀動其鄉桂源卜吉以固其藏春雨秋霜墓木拱矣
家仍多故孰傳其美先人之責諸孫是圖琢石宜書實維其徒

明故通議大夫資治尹太常寺卿任公墓誌銘

公諱道遜字克誠姓任氏其先鄞人也曾祖觀貴 國初長鄉
賦輸賦後期謫戍溫州遂為瑞安人觀貴生傑傑生公穎悟不
群七歲能賦詩作字徑數尺有法宣德甲寅有司以神童薦于
朝年甫十二耳 宣宗皇帝聞而奇之面試其書嘉歎俾即

文華殿績學供給甚厚未幾 命為國子生景泰庚午初授順
天府照磨仍以書藝供奉公不圖倖進每九年考最輒進一秩
故自中書舍人五轉至太常寺卿仍考最食從二品俸凡歷仕
四十年供奉勤慎未嘗有過弘治戊申年六十六上疏請老甚
懇蒙 賜致仕而歸蓋家居十六年以癸亥八月十七日卒享

年八十二公為人清心寡欲於世味泊如也公退靜處門無雜
賓室無長物翛然如衲僧興至弄筆翰輒作書畫以自適或時
吟詠發舒情思皆山林語若不知身在禁近者因自號坦然
居士又號八一道人亦可見其平生矣嘗著書一編推性命之
原窺造化之妙有邵康節觀物遺意名集雲山樸語錄集雲山
者公所居之處也自秘其書不妄示人公既歸貧而能守愈自
高潔惟日登樓以雪山自娛未嘗一造郡縣門前郡守文侯林
鄧侯准重其風節勸遣縣令高賓存問周卹以尊禮之公臨卒
無一言及後事發其篋幾無以爲歛祖父竝贈嘉議大夫太常
寺卿祖妣吳氏妣沈氏竝贈淑人配孫氏封淑人孫氏出同邑
名族爲徽州守其之女賢惠多材藝與公處至老相敬如初先
公三年卒年七十七生女一適孫某文庶女一適鮑某公官三

品例有卹典於是公所養子永春永和走告于朝蒙遣今郡
守李侯端諭祭及造墳安葬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與孫淑人
合葬于某山之原公居京師時與予特相好屢過予焚香清坐
竟日忘返及公得請去數致書問訊山川遼絕恨不復一見也
知公葬有日乃爲書此刻石然公亦豈圖是哉特盡予之情且
以爲後世告爾銘曰

望東南之遐陬兮鬱蒼翠之群山
隱高賢之宅其下兮渺雲海
之回環挹清暉以瞻眺兮
冠裳爲何物謂不能遺世而脫俗
兮終乘雲而倏忽嗟儒僊之高舉兮
帝念之而莫屈顧金
門之儔侶兮孰終被于厚
白石祭兮青松長鑿黃壤兮
築幽堂後世無毀傷兮庶知斯人之藏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五

墓誌銘九首

壽藏銘一首

陳處士墓誌銘



成化己丑春寬與處士之子瓊同試禮部不偶將南歸半道而處士之訃至瓊痛哭不自勝即日易輕舸兼程而行既抵家哭盡哀遂圖所以葬其親者乃泣告寬曰瓊有大罪三少遠游鄉校不得朝夕居家以事吾親吾罪一也游學又不能奮發早取科第以光顯吾親吾罪二也以科第故去數千里外親病不及嘗藥親沒不及臨棺吾罪三也負此三大罪吾何以名人子哉嗚呼往矣不可追矣雖然親有善而人不知知之而傳不遠亦罪也然欲其傳之遠非假文詞不可惟吾親之葬某縣某鄉某園既卜其地矣其年某月某日又卜其日入其事行又有吾友

王抑夫論撰而為狀矣子知我深者願畀一言以逭我罪予悲
其言不能以他辭拒也處士諱某字某姓陳氏家長洲之陳湖
世以善士稱于鄉處士之父某贅于邑大姓吾氏 國初吾既
遠徙而陳亦衰落處士極力田畝間以贍其家其妻錢氏躬紡
織以助之兩稅既充至身之衣食有不暇顧蓋其勤苦有如此
者久之家乃裕所買田宅予人直虛厚里之無行者以處士仁
而可欺也取其田欲更售之處士再予之直不校他售田者以
處士直可欺也輒欲更售處士輒再予之既而里人亦感媿蓋
其醇慤有如此者遭歲惡富室貸民粟取息倍他日處士曰此
正吾行惠之秋也反藉是以自利乎卒少取之後人負其粟至
八百餘斛歎曰此非其家之果不足耶不然虛有負我哉皆為
之折券蓋其長厚有如此者郡有納粟補官之例所司以處士

名上處士不欲部使者固強之處士亦固辭之曰吾寧出粟不
願官也其後郡邑俾董區賦處士辭之不獲則使其子珪代之
蓋其高潔有如此者處士年既老其氏尚無恙依依其旁若孺
子然每旦問安否莫必設酒肴於堂使子孫以次奉觴歡呼
歌嘯以極其樂及親以天年終焉喪盡禮不以老故廢蓋其孝
敬有如此者嗚呼處士之善待此其大凡也是不可使人知耶
是不可傳之遠耶予交於陳氏既久視珪瓊猶兄弟視處士叔
父行也南歸之日將拜處士於堂上而乞言焉然不意不可見
矣惜哉處士生於癸未十一月之哉生魄沒於己丑閏二月之
旁死魄子男二長即珪次即瓊女三皆有歸孫男六曾孫男一
女一銘曰
陳湖之湄有此德人其德伊何曰義曰仁仁不恃物義不失身

問其名居古可比倫漢有太丘魯有收門德人已矣流澤未止
浩浩洋洋如湖之水經史滿牀禾稼滿場遺厥子孫如韋如龐
彼美仲氏登貢于鄉尚有祿仕為家之光尚有 龍章貢于幽
堂

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公壽藏銘并序

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封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陳公作壽藏
于其祖墓之側既成求寬為銘寬公之里人也寔知公宜銘銘
曰

陳本媯姓虞舜之孽滿封於陳後為楚滅完也奔齊以國為氏
歷秦漢唐間人益起吳之有陳自洛而遷蕩折離居有德以延
根抵完固枝葉華鮮迨至 有明逾三百年曰鑑有戒偉然深
中長憲內臺事我 三宗出耀西土入保 東宮以亢其家

自卑而崇厥五兄弟公也其季在洪武末壬午之歲四月七日
誕生于第鑄以命名有成其字公生嶷然越自童穉一似其兄
美鬚鉅鼻匪貌似之行實擬之流澤淺深隱顯使之赫赫門墻
驚動小夫公處其門視之如無豈無錦綺為衣為裳大布厚縵
我服則光豈無肥甘為肴為酒孟疏勺水我奉則厚不惟其身
及其子孫以儉居侈以謙居尊昔在同氣求異其居公讓不取
如遠而疎匪家為謀唯子之教僕也秀異置之鄉校遂登甲科
監察一道分司南都不墨不訖究厥自來惟教之效 帝曰
汝僕予為汝報錫之封章爛然堂函豸冠峩峩繡服煌煌南街
北里道遙徜徉匪誇鄉人 君賜惟彰以頡以頡以接其兄公
年七十宛然壯夫獻酬百拜從者不扶達人大觀萬年須臾臨
淵履冰幸全髮膚成必有壞惕焉預圖石湖之濱吳山之麓繫

累若堂鬱鬱拱木鑿歎于茲我所自卜從我先人歛我手足厥
既訖功既堅既實載其物終磨此山石公之先代有乘有譜有
諱德鄉是曰曾祖均錫孟王曰祖曰父以子孫貴誥贈三老
贈之何如都憲宮保母高繼翁贈皆夫人公娶顧氏封孺人焉
生三男子曰俊儀僕僕終僉憲卒與後先女子惟一周紀是姻
孫淮漢潮浙汴沅涇維漢暨汴將有科名有二女孫其一未行
男一女四是維孫曾陳德未衰後當繩繩論撰執筆著之茲銘

封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林公墓誌銘

林為閩著姓考其初多遷自固始公之先則始遷者曰唐左朝
奉大夫穆數傳至禹臣宋中神童科長子津為尚幹官而家益
大津三傳曰天錫天錫生必方必方生昌茂世有隱德昌茂娶
宋氏生子四人其季公也公諱樵字汝談以字行別號梅竹翁

為人孝其父母而友愛其諸兄甚至居鄉里間悃尚禮義至老
不倦人皆能道之蓋謂其孝曰公侍母疾必躬奉湯藥不以委
人夜必獨處而嘿禱于神以祈佑母沒事父益謹他日父疾更
作適鄰郡盜起人爭為避匿計公獨抱持其父無使驚動及父
沒日惟守喪次不以事變中少違於禮謂其友愛曰兄有患勞
瘵疾者俗忌傳染或謂公宜遠之則侍奉益親兄竟沒于其手
其奉先忌日必祭月朔必薦以至出告反面一遵古禮而行雅
好客所以款接而餽遺者禮意甚洽嘗築別墅以與客游置琴
奕樽俎其中相與歡然也家故饒裕至鄰里有急難輒周卹之
無所吝嘗曰吾父歲散穀三百石行之七年而沒今吾以食口
衆費去所散穀安得如吾父之數終身行之乎蓋謂其尚禮義
又如此公有子尤善訓誨幼即諭以先世事使知立家之難稍

長延良師于塾教之而時親校其所業不少縱也後二子號鑿
相繼擢進士第列官于 朝人為公榮之於是公用號賈初封
工部主事加封今官歲丙午年已七十餘二子竝以公事過家
捧觴稱壽人益為公榮而公亦自以為樂也已而公戒其子曰
吾幸康強汝輩宜勿以私情顧戀及皆還京師而公以明年正
月五日卒矣享年七十有三子既聞訃予往弔之則悲慟不
勝且以墓銘聽而固請明日乃奉其友周戶部公載之狀來公
為人予昔聞之故翰林編修季士英益士英嘗教其家塾知之
為深予既信其狀之不誣而鑿又與予為同年相好其何忍違
之公娶葉氏封宜人子男四曰號今為吏部郎中曰鑿工部員
外郎曰址曰空鄉貢進士女二長適黃剛次適府學生陳鏗孫
男四曰鑿曰鈇曰鑄曰錮女二以戊申某月某日葬于閩其山

之原銘曰

閩越有民居海墘漢世徙實江淮間異時或從固始遷爰自五
季歷宋元其間林族久更繁仕版不絕世屢傳賢哉若人處丘
園善誨厥子嗣厥先甲科繼登兩曹聯推恩 錫封屬高年五
福嚮用亦已全振振後來者益蕃世濟其美且專鄉人論德
無間言後欲考之石斯鐫閩山歸全在高原

明故承德郎刑部主事趙公墓誌銘

承德郎刑部主事涇陽趙公就其子太守蘭之養居兗州者數
年他日有歸志其子不忍與別公諭所以泄官者曰汝第行此
以終惠斯民過養吾多矣蘭泣而志之公歸既抵家闢園林日
與賓友為樂又踰年以病卒實弘治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也享
年七十五後二十三日太守聞訃哀慟不自勝即日解印奔喪

使人走京師乞墓銘於予而濟寧學正盧君其邑人也為之狀
趙世家涇陽公之曾祖均王祖仲良父秉才皆有隱德秉才娶
王氏生子四人曰肅寬謚整後用謚貴贈至奉訓大夫南京兵
部員外郎而王氏初封安人再贈宜人整即公也其字子齊以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數歲喪兵部公既長奉王
宜人孝而事諸兄更恭兄謚初游邑庠頗以家業為慮公挺然
請身任其勞有所得輒資給之謚遂得顯意問學竟首冠鄉舉
繼登進士第仕至江西左參政有聲于時嘗曰吾所以有今日
者吾弟之力居多其何忍負之當之官南京乃攜其子去躬督
教之不倦其子竟亦登進士第以仕即太守蘭也蘭以初官刑
部亦獲封公人以為公友恭之效云公為人介而有容恭而有
禮樂善好施恩意藹然一族人少孤貧無依特加撫養及長仍

為備禮以娶鄰人遭歲歉將鬻田諭以不可而
外後歸復助之耕其人竟保產業餘凡以婚喪
斥所有以助畧無責報意公既好義人益信服有爭訟者多往
決于門得一言即止而尤見禮於邑大夫比歲行鄉飲必延致
為大賓更數及門存問公雖貴自持益謙謹人以是賢之初公
年五十嘗病昏不知人事者數日俄醒而言曰吾病其愈矣諸
子驚喜問故曰適見一老人謂我平生力善未宜死俾隨行約
數步指以歸路遂醒人皆異之已而病果愈蓋至是又二十五
年始卒公娶陳氏有賢行封安人子男三人長萱不仕次即蘭
次芝吏部聽選官女一人適邑庠生孫璟孫男八人曰細蚤卒
曰緯曰綱曰緯餘尚幼女十一人曾孫女一人以卒之年某月
某日葬于邑安吉鄉東原先塋之次予與太守以同年相好知

其有賢父亦久序而銘之豈獨為孝子之慰而已銘曰
涇水洋洋屬于渭汭溉彼田疇其利不可計嗟德人與水而
逝其澤則存尚被乎後裔松柏在原爰識幽宅封而崇之永矣
百世

莫君善慶墓誌銘

君諱慶字善慶別號南溪常之無錫人也無錫在江南為上邑
最稱富饒而君雅有特操凡衣服飲食所以平其身者未嘗因
時俗好尚為少變也家有僮奴數人各授以言門庭終日寂無
人聲常暮扃門不再啓俄夜有扣而呼者甚堅君曰吾家固無
事也豈有赴吾乞藥者乎益君嘗得竒方每以濟暴疾者問之
果然平生於佛老巫覡之繆妄一切屏絕讀史至奸佞事輒忿
然作色謂子弟曰是宜為戒然為人雖嚴勵君不可犯至所合

者更款洽兵部郎中秦公脩敬以齒德高一鄉不安交際每過
君必畱坐竟日而返家有重屋數楹雅潔可居更即溪上開別
墅與同里有隱德者四五輩往游其間賦詩飲酒蕭然林泉之
風庸俗人莫得而預也惟其中少容卒為人所不樂而君亦卒
不少變是真有特操者矣君有子驥與兄子驥愛而教之必等
二子用其教竟成而驥遂登甲科為名進士時君已沒驥數感
泣曰吾何以報吾叔父也會以例暫還其鄉因得葬君乃來乞
銘意懇懇不休曰吾兄弟欲藉此以自慰耳予感其孝卒諾之
君生於宣德庚戌五月十日卒於成化癸卯五月十九日葬以
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墓在青山之原娶龔氏有賢行子男二
人長曰駿早卒次即驥女一人適龔復莫之先為汴人從宋南
渡遂家無錫君之曾大父曰能興大父曰順昌父曰文盛皆有

隱德至君雖益好隱然能教馳仁自是莫之顯實君啓之銘曰
流俗靡靡未見其涖孰爲障之有隱君子介而不近乎名清而
莫免乎已考其平生是亦賢已其亾者身其歸于是

明故封監察御史李公墓誌銘

成化二十三年四月

天子恭上

母后徽號推恩臣庶

凡京官七品以上父母存而未及封者悉與封之於是閩縣李
公中美用其子江西道監察御史燁之貴封如其官鄉邦榮之
蓋公至是年已高明年改元弘治正月十日遂以疾終壽八十
二越三月訃至御史君方按行畿內即入 朝納上璽書將歸
守制以葬其父宜有銘乃奉其鄉林廣州之狀來請廣州於李
有姻友之好固知公之爲人而予與君爲同年昔者君爲秀水
錢塘二縣其地皆與吾蘇密邇則知其爲政廉平清謹使民愛

慕及君居內臺益得憲體予竊敬之乃今知君之所以賢繫有

公之教也公諱得嘉字仲美別號素世居懷安之焦溪大父

琚始遷福城其地曰興賢者居焉地生遂明娶孫氏生公甫成

童失恃執喪如成人比長奉母母其養而規畫家政悉有條

理更能持勤儉遂裕其家母心益慈不性坦直和易待人無良賤

皆盡禮意尤樂施予每斥其子所公祿以濟貧乏自奉雖薄不

計也郡嘗大疫里俗惑於巫公家亦多病者日惟飲藥而已平

居喜讀史見古人賢否得失可爲戒者輒書置座右以自儆

其教諸子必業儒數延良師于家而躬率之學諸子或少懈

必督責之後多有成云安陳氏贈而人先十年卒子男四人烜

鄉貢進士未仕而卒娶陳氏以守節旌表次炤亦早世娶林氏

次即燁娶藍氏次炫縣學生娶謝氏女二人適朱灼黃世孚孫

男六人賓實寬宥憲以卒之年十月某日葬于邑長興山之
原銘曰

惟德之崇惟吉之逢遺其子孫復還其躬貴而考終尚闕茲幽
宮

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誌銘

吳江王氏故邑之梅里大家也其先有諱壽之者當元末自度
兵亂當蹂踐其地避之邑中竟全且家是為公之高祖也曾祖
良輔祖彥澂父守仁世有隱德守仁娶吳氏生公諱宗吉字天
祐甫三歲父母相繼下世賴庶母浦氏撫育以長又里有吳善
者與守仁故厚更力教公視如己子而公亦奮志以學業自課
家有遺書日取而讀之務求通其義至忘寢食里父老見其謹
厚而勤可以為師也爭延致家塾六年雖少儼然據函席教法

嚴厲一時以老宿目之既而歎曰學固為士然吾家故業農
舍之不可則置田使僮奴耕以養生久之困且餘粟貧者稱貸
不肯過取其息於是貸者益多或負其粟不傾他日貸之如故
人謂其長者成化乙酉歲飢悉取逋券焚之辛丑創其粟出粟
六百斛助縣官賑施以例授承事郎非其志也他所為義事如
寒者予衣病者予藥死者予棺平生不可勝計至於造梁以濟
涉者七鑿井以救暍者四亦其事也公貌脩長而詞氣溫恭雖
私居無戲言久坐無惰容接之儼然德人也處眾誠而恕慮事
遠而周厚人而約已孝先而慈下喜誦漢人為善最樂語題所
居堂曰樂善因為號其教諸子有法命伯季理家政仲叔習
舉業各當其材其仲竟登進士第授監察御史有聲憲臺比歲
公從受封如其官階文林郎吳江自昔有臞菴王氏以隱蹟遺

邑中公即所居東開圃種橘千株竹萬竿築亭館其間又創月湖蓮陂於松江太湖之上為別墅數與賓友往游賦詩飲酒樂而忘歸人以為思致不減雪灘也其年七十有二以弘治十年十月四日卒娶于氏先卒繼娶沈氏有賢行封孺人子男四伯曰賢承事郎娶龐氏仲曰哲即御史君娶申氏亦封孺人叔曰明國子生娶賀氏季曰敏娶申氏女三長適郁縉次適徐質俱縣學生次適朱佩孫男五曰恩縣學生曰懋曰京曰東曰惠女七曾孫男一曰檜公嘗擇葬地得於吳縣王山之陽為山水勝處心甚樂之遂依古制預治棺斂之具至是卒諸子之文明年三月一日安厝哲既聞訃以巡按廣東還如岳命已乃謁予泣拜奉事行之狀以墓銘請予得公之公信乎所謂德人者乃按狀書以序之而又得公之

孫之語曰處世勿急急於謀利薄田數頃足以具饘粥與其過取以賈怨致禍孰若省費以安已濟人又曰凡百成敗皆有天命吾老矣平生經歷雖小事未有不由天成者慎勿患得失而喪名節也謂哲與明曰汝輩他日倘遇時致用慎勿以刑立威以偏斷事以利喪守以死易節蓋理訟以虛心仁恕求之尚不得民之情況任情偏執以肆殘刻乎且盜賊以貧窮傷人劫財自罹刑殺士君子食人之食反藉其勢殺人以利已天其祐乎吾雖不仕然見郡邑仕宦以輜重歸者不數年遭不肖子孫蕩廢無遺以清白歸者其子孫必賢蓋天理也其言皆有補於世教因備書之以為王氏家訓云銘曰
作邑于吳太湖湯湯匯而支分于彼松江昔自梅里徙家在茲爰歷四世維公受之考公之初而亦不易克自勤渠以長家世

匪直長之古亦有言為善最樂公其有焉既有子躬亦垂于訓
聞門秩秩見此後胤繡衣直指榮過里閭 帝命褒封公承
璽書有美園池游詠以樂我思古人臞菴載作樂不可久孰從
我游我有真宅山陽一丘德人雖止風旨固在傳隱逸者度乎
可采

封奉議大夫戶部郎中史公墓誌銘

公諱埴字元諧號直菴姓史氏世為溧陽人生五歲而孤既長
卓然自奮與其弟篋同心治家務持勤儉家僅立輒好施予當
景泰間歲荐飢里人求貸悉發所有給之後或不能償遂已其
厚德傳聞邑中然性伉直不畏強暴里有匿群盜而分財者一
日面攻之其人愧恨則使盜刺諸潛處盜知公不忍加害而去
族人推其行惟其言是遵有違其教者與眾共責之不少恕念

從兄驍騎千戶源沒于主事從父以辰孝行及祖姑貞烈竝祠
之以勵其族族人感化率向于善鮮有犯法者其儀觀脩偉外
嚴內夷接之可敬治家有法巨細整整至如諸子秩秩也子學
用其訓登進士第居官有賢名公蒙 恩受封初為承德郎戶
部主事進奉議大夫戶部郎中享年七十一其卒為弘治十二
年四月二十一日也配沈氏累封宜人子男三人長即學戶部
郎中娶王氏封宜人次孳娶倪氏次孳娶秦氏女一人適蔣德
威先卒孫男三人曰北生曰南生曰里生女二人卜卒之明年
某月某日葬湖埭村先塋之次學持其友吳翰林克溫之狀造
予請銘惟史氏之先顯于西漢以恩澤封侯者數世至光武興
復崇以功始封溧陽崇沒廟食其地歷晉唐以來仕宦不絕入
國朝更多取甲科近歲則若學與給事後是也蓋自崇至今千

五百羊子孫環廟而居不可勝數南土論族舊且大當以史氏
為首其詳見傳記譜牒的然可考此不復著姑叙公為人大畧
以見其隱于田里亦無忝其家世云爾銘曰
奕奕寢廟溧河之陽廟不廢祀子孫在旁洗洗衣冠莫非孫子
嗟奉議公克振而起隱節既善義方亦多視其後人再取甲科
生也榮封沒也安居百世其承鬱鬱其慕

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吳府君墓誌銘

翰林編修吳君奉 詔修 大明會典精勤盡職書且成俄聞
其父可晚府君病即日束書曰方寸亂矣安能卒事乃謀歸省
疏將上而其父凶問至矣予往弔之君泣曰一鵬前日之請已
不敢望顧復有所濟未敢請耳蓋君謀歸時來乞文記其父號
所謂可晚者冀持歸以慰悅其心幸其病之瘳也故云然後數

日持其友楊給事起同狀來乞墓銘曰一鵬不得慰吾父於
前亦得慰於地下然此豈一鵬之意哉幸憐之予感其言又數
日君將歸治葬促文甚亟曰葬具吾父自治已久願無以致吾
力者幸憐之予益感焉府君諱行字仲恒姓吳氏蘇之長洲人
其先有隱德至其父宗遭外患而卒家業盡謝府君時尚幼奮
志植家益歷勤苦者三十年而家始振當衣食初足即好為義
事遇貧困者周卹不計或有所假貸傾囊而助之有小官嘗負債
客死吳中其子方為他所負者追索不已府君顧為之請免仍
贈以道里費俾得還家其心之仁厚如此愛接賢士大夫有過
門者延款恐後今工部侍郎海虞徐公至吳中輒主其家公擇
交者府君之為人可知也素未較人侵侮一旦為里胥以私憾
故竄名尺籍中謂此如隱忍將不為祖先之羞子孫之害乎白

于官卒置其人于法有一奴橫或來告聞之盛怒即笞而斥之仍詣告者謝曰微君言幾為五囁其氣之剛厲又如此家居武丘塘上商舟賈舍上下相比不使其子治生業日督之問學其子竟登進士第授國史官即一鵬也嘗因其子居京師乘輿北來覽觀衣冠文物之盛既而登西山飲玉泉樂之畱一月而歸未幾蒙恩授封如子官感激于中數北望拜賜遺書其子俾圖報稱以無忘上恩甚懇懇也弘治庚申年七十有二十二月七日以疾卒卒前一月忽拏舟徧訪鄉邑諸親友次至工部徐公對酒談笑竟日蓋歸而臥病不起臨卒索酒飲飲訖沐浴更衣而坐長孫在旁顧曰其語而父慎勿過哀第記吾宿昔之言可也其明達又如此府君娶司氏再娶趙氏贈封茲孺人子男一即一鵬孫男二曰子忠子孝子文女一人以卒之

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之陰銘曰

武丘之塘流水溶溶秀眉豐頰乃有此翁善不近名里有直躬其人不在吾目中惟德之修惟古之逢以振其家以榮其封尚闕乎幽宮

封承德郎戶部主事秦公墓誌銘

常之無錫有秦氏其先蓋高郵人在宋有從蘇文忠公游以文章名世者曰觀子湛通判常州雷武進不還其後曰瑞五再徙無錫季子叔謙生彥起彥起生生物初物初生景薰景薰娶其氏而公為繼室楊氏出也諱霖字潤子號甲牧子自其先祖以儒業教授鄉里愛公秀穎置諸生中教之既長學成邑中子弟爭願得公為師居家執嚴教條甚得師道人敬之稱必曰甲牧先生授業之餘手一編終日不釋雙目為昏學既該洽尤精於史

能歷記往事喜為歌詩有唐人風致為文尤長於啓劄往往為人所傳誦所著述多成卷帙至于作書有法又其餘事也平生自處靜默有能而不揚待人坦夷有犯而不計清修苦節至于終身若其友愛之情兄震早亡能撫其遺孤弟雷無子復召與同處皆非人所能及者公中歲始得子曰金謂家世以儒業相承無顯者令習場屋文圖出仕金竟登進士第及為戶部屬每貽書戒以居官之法所以成其子之賢名者又得父道也以金三載考最蒙 恩封承德郎戶部主事制詞有林泉高蹈郡邑遺才經學淑人化行鄉里之褒人以為無愧蓋受封者數年康強無恙與里中名士結碧山吟社賦詩飲酒為樂一日金乞歸省公見其子歡甚數月疾忽作而卒享年七十七娶余氏繼王氏贈安人亦先卒子男二長即金有文行繫官戶部郎中娶

氏封安人次曰銘庶出娶張氏繼徐氏女一適楊能孫男二曰泮曰湜女三許嫁王儼張文惠華天福公生于宣德二年七月五日卒于弘治十六年正月九日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歸山新阡金居家遭喪既得躬治殮具乃以例上吏部給符守制自為狀謁予曰葬有日敢以墓銘請益金嘗分司臨清迎養其父予憶過其地見之公被服儒雅條然有隱君子之風可敬也況金之情懇可無以慰之乎銘曰

士未必仕也學有以及乎人不獨成乎已也而況顯于郎署賢哉有子足以行其志也有 綸音以錫封有廩祿以供養望八十而考終當瞑馬于吉壤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六

墓誌銘九首

墓記一首

故劉弘遠妻徐氏墓誌銘



婦人之於夫其猶臣子之於君乎君有不幸其臣能仗節不再仕是謂忠臣夫有不幸其婦能守義不再嫁是謂貞婦此萬世之論也然而臣則忠矣君有遺孤焉不能立而傳之如國何婦則貞矣夫有遺孤焉不能字而教之如家何何也蓋臣每患乎不忠忠而有益於人之國忠之大者也婦每患乎不貞貞而有益於人之家貞之大者也臣之忠者未暇論嘗得今之為婦者曰徐氏是為吳處士季遠之女母曰李氏生徐氏嫁為里人劉弘遠妻嫁未幾弘遠一疾遂卒當是時徐氏哭之欲死曰夫吾託以身者今夫既死身安所託乎所親勸止之時徐氏年裁二

十四生子毓甫一月又適丁劉氏中衰衆謂徐氏雖忍死終當
再嫁以全生或問之徐氏指其孤仰天誓曰吾所爲不即死者
以有此孤耳孤存與存孤亡與亡吾終不食言也君子謂徐氏
於是乎從一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其是之謂乎迨毓稍
長徐氏竊念曰是子何以教之其農耶賈耶雖然農賈非所以
爲教也聞之醫可養生可以濟人盍教之學旣曰學必有師因
遣其子從御醫盛啓東游數年大通醫家言遂爲吳中上醫君
子謂徐氏之於子也擇可教而教之於是乎慈詩曰教誨爾子
式穀似之其是之謂乎徐氏蓋嫁而從夫者五年夫死而從子
者五十年年七十有四以成化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卒有男一
人即毓有男孫三人曰慈曰節曰奉女孫一人適張鑑葬以卒
之又明年十一月十六日合其夫之塋墓在吳城西三里鴈蕩

村將葬毓以內弟職方主事起巖之狀請銘狀所載事行不一
予獨掇其大者書之銘曰
世道之降人鮮完德雖有公卿家爾忘國孱然婦人其質靈靡
至性獨存良心不死以保其孤以植其家我不內疚庶無媿其
夫嗚呼徐氏死亦不朽求之古人孰與爲偶若衛共伯妻鄒孟
軻母其殆兼而有之者乎

賢婦賀氏墓誌銘 有序

吳有賀美之先生性度夷曠對客談笑甚樂他日過予視其色
獨戚然予曰公亦有憂耶對曰吾少娶王氏生四男子其一女
曰順貞爲人賢明可愛今則病矣誠不忍見其死以是憂之月
餘美之復過予其色益戚曰吾女且死適與家人訣別其賢明
益可信吾慰以言父無以爲汝力者汝死而葬當求吳翰林作

墓銘以暴汝平生耳吾女頷之既而其女死成化十三年六月十五日也於是卜葬地得吳縣薦福山之東麓將以明年九月二十四日葬焉而美之果來索銘且自為之狀曰賀故蜀人也元末兵亂始遷吳中先大父評事府君初居江陰畱居之至先人復菴府君復歸于吳適死徙之餘而吾更多病貧無以為家僦屋以居授徒以食以苟旦暮而已當是時吾女日處一室內無姆師之訓外無親戚往來相開導然其於女紅為之皆極精巧至如書史亦曉大義此固吾妻所不能教而吾所不暇教也及年十八歸長洲沈堂字拱南者其舅汝禎為故御醫以潛元生之孫姑陳氏則翰林檢討怡菴先生之孫也吾女自歸沈氏所以正救其夫承順其舅姑者皆以道夫倚之卒不失為儒門家子孫舅姑乃喜益久而知其解事也舉門以內事悉畀之治

治輒有條理家賴以振舅姑益喜其族人亦曰此吾家賢婦也為婦近二十年凡生二男曰顏曰頎一女曰德靜顏稍長教之甚嚴其家當通衢未嘗使入屢中習賈人生業業必儒者每蚤夜程督之不少縱當病革諭之曰吾即死汝必北學干而舅氏舅氏者吾兒解元恩也時方卒業胄監故遣從之學言已遂出衣裝付之辭色甚厲畧不為可憐狀且謂舅姑與吾夫婦曰我死慎勿悲悼恐為老年累又勸吾為其夫擇配以相家少焉而逝無一言亂者此固所謂其賢明益可信者也惟昔有意於子幸卒銘之以無遺生死者之恨予久善賀氏父兄知其女與弟之賢也有素欬其賢皆見於平時者孰知其臨絕識見如此足以為銘矣銘曰

將死之言常人乃善既病之命古人或亂善也人窮亂也神散

續息未定賢否斯判有如賀氏不以此移於其死時其生可知
閨闈相弔痛失女師庶幾不死假此銘詩

故張廷端妻楊氏墓誌銘

楊氏諱直字真澄其先台之臨海人宋慈湖先生仲簡之後高
祖仲禮元江浙儒學提舉曾祖子銘始來占籍蘇之常熟冒姓
倪氏祖師顏復氏楊父彥立娶繆氏富而好施予豪一縣中生
女溫淑明慧竒愛之不忍嫁財虜得廷端為贅壻廷端初補邑
庠生數試於鄉不利壯游京師久之楊氏去從之逆旅廷端美
姿容多才藝性尤喜飲酒酒中寫竹石最得夏玉峯筆法一時
若孫太傅素錦衣貴冠中朝幸遣僕馬迎致之盤礴揮灑酣歌
淋漓往往入夜醉歸或謂之子終日游貴戚間亦一顧念家乎
則對曰吾幸有妻或時廷端家居不出士大夫輒相過從門外

日止馬數騎廷端好客不問有無輒呼酒出飲楊氏居中治其
精潔能適其意廷端性既曠達橐中不肯留一錢諸公貴人相
與謀曰張君久客猶故吾也妻子不無缺望幸今有補官例盍
斂歲所以潤筆者榮其晚節乎廷端亦不拒然不知楊氏實亦
無怨也其後子懲給事禮曹得鑄印局副使夫婦就養南都居
一載而卒楊氏悲思之未幾亦卒成化十二年七月廿六日也
以明年二月十五日葬邑之積善鄉郁澤里合廷端兆子男三
曰憲懲心女四蘭馨鄧雷蕙適鄉貢進士王銳金適鄒鶴玉適
王棠孫男四曰循環健登女四銘曰
從其困安而無悶惟婦德之順就養于彼歸藏于此是謂有子

周氏墓誌銘

寬之表姊閻丘氏適同里周尚正甫尚正吳之名醫也生子庚

脩潔儒雅能世其業然不欲以醫名益覽典籍以廣問學有文
名吳下其配陳氏性明淑內行可則以知書解事不類常婦人
稱周氏配生一女而病病凡十年以成化丙申六月三日卒年
止三十初庚以醫被召給事 御府數過予憂父母老無兄弟
以養語必及其妻曰陳氏賢而病則痼矣其必無相見日庚甚
恨之至是竟卒將以明年九月十八日葬于吳縣至德鄉沙涇
村祖墓之次予適家居尚正來告曰吾家失此孝婦視左右貌
焉一女孫氏耳吾夫婦悲之吾子之悲可知也幸為銘其葬以
慰吾三人者予曰唯唯陳氏諱淑莊長洲有姓父曰宗祥母曰
徐氏庚初名京更今名其字未定也銘曰
葬而有銘已非古婦人特銘失之愈事不言義有所祖雖較雖
小乃從魯紛紛反唇肆譏侮有賢如陳亦言地數勿云短章

語彼婦之銘吾不與

顧恭人鄒氏墓記

顧恭人鄒氏為故進士贈監察御史翼之婦今致仕歸州知府
瞻之妻而工部都水司郎中餘慶之母也都水奉 敕巡理漕
渠恭人實從之養以成化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于揚州享
年七十有五將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葬于長洲縣梅林鄉
之先塋而都水來京例受 命居憂乃奉徐武庫仲山之狀泣
拜以墓文請寬少居鄉里則聞恭人之賢及與都水同游大學
同登甲科又同官于 朝恭人皆從其子獲數拜之久而益知
其賢可信表于其墓亦宜恭人之先為毘陵名家元末避兵蘇
州遂為長洲人父曰公敏娶金氏生監察御史亮辰州知府順
與恭人亮以文學知名于時恭人自幼得聞書史大義其

友愛則天性然既歸于顧適贛州初登進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授行人家業蕭然猶故儒生也當是時恭人惡衣菲食能安其貧至親操井日以供食飲每旦公入朝輒先起理盥櫛具俟之以為常公數奉使于外獨抱其子以居一室悄悄他日公歸見少女侍問之曰吾嘗請于公欲置妾以冀多子此其人也後公為御史出巡山東摘奸擊貪聲聞烈烈恭人恐為怨家中傷終日鑰門不通人蹟而公卒保無事人莫不賢智之恭人素不妬與其妾處服用必與已等而待其子女皆若已出夫公出巡時莆田有林魯祥者以太學生教授京師恭人察知其學行遣其子從之游他日魯祥之妻自閩中來得惡疾客居無為治湯藥者恭人乃延入其家朝夕躬事之甚至及疾危變為治棺斂遂卒于其室一時魯祥之友如林柯兩學士聞之稱歎皆欲為文

傳其事恭人平生勤儉既老猶治家日暮於家人必先起而後寢雖貴且富未嘗忘其初蓋澹薄布素以終其身其待親戚有禮馭奴僕有恩尤謹于教子往往隨事規正之嘗語之曰吾所以恒從汝于外者豈特資奉養而已誠不欲汝陷于過也其子居官竟舉其職而其妻劉氏本出儒宦家亦化其德稱賢于宗族間云恭人初從贛州公封孺人以子嘗任主事進今封則復從公秩也子即餘慶女一適鄉貢進士杜啓其一子曰餘祥女二長適劉奉次許適劉嘉緒皆妾段氏出孫女五長適錢同文次許適錢富春餘皆幼恭人令世稱女婦之能者不過烹調縫紉之間而已至其忌疾殘忍之行則反以其能益之畧而不問有如恭人其果有是乎況世俗所謂能者恭人有不能之乎雖然能之不足為恭人稱者故特取其一二事之可重者書之蓋予

述女婦亦多未有如恭人之知者也

陳母王安人墓誌銘

陳母王安人為太原左衛百戶璠江西道監察御史璧之母也
安人以璠貴受封以成化二十年八月二日無疾而終璧聞訃
號哭痛恨不得一日迎養其母于官也以予同年相好乃自為
狀請予銘墓欲以自慰者安人諱善字淑懿世為高平人號稱
著姓父曰龍門衛指揮同知貴母曰淑人閻氏年及笄嫁為故
昭信校尉敬之婦初入門已得婦道歲時祀先禮賓凡内外事
於昭信意皆能順適姑李氏孀居久性甚嚴重家人莫敢犯者
安人佐昭信事之彌謹姑年踰九十未嘗一日不得其歡心其
為婦如此至其柔順謹厚平生人不聞其叱咤聲而於諸女婦
尤重長舌嗜酒之戒曰有違吾訓者非吾女吾婦也其教子孫

必于儒業故璠雖以兵事得官尤謹而好文璧竟登進士第
賢縣令才御史而諸孫取科第者相繼不絕其為母又如此安
人卒後昭信六年年八十二壽考顯榮享有諸福人不以為過
也子男二人即璠璧女二人適羅通王宣孫男五人漢澍皆鄉
貢進士靜百戶法況皆幼葬以卒之年十月二十五日墓在陽
曲縣辛村合昭信珉銘曰
文與武于其門壽與貴于其身致以內行由乎人有欲知者攷
于斯文

故國子生諸景通妻張氏墓誌銘并序

張氏諱妙微蘇之吳縣人故僉河南按察司事存誠之女翰林
編修叔義婦而國子生景通之妻也初僉事公之任南京國子
助教道遇寇掠其舟中露刃擬之張氏方八歲即以身蔽父寇

不忍加害因獲免當是時叔義以編修掌監丞事與存誠同官且同鄉相好也得聞張氏孝行遂使其子景通聘之既娶景通以力學致疾不起張氏時年僅二十有四耳生一子祥甫四歲即自誓不嫁曰吾當如祝夫人者編修之母而張氏之祖姑也嘗蚤寡守節 朝廷旌其門吳人稱諸節婦家後張氏卒酬其言完然一節幾四十年克稱其家婦云其生永樂十七年二月八日卒以成化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年五十八子男即祥以郡學弟子應歲貢入國學孫男二人女二人祥將以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葬其母于長洲縣武丘鄉既請貢士施君煥伯為事狀乃奉以求予為銘曰祥所以克長立不墜儒業者寔維吾母之力顧吾母持身無愧于祝夫人祥則無似曾不足以致有司表著于世罪甚大也葬宜有銘使不更圖之其何以名

人子敢固有請予與祥同游學宮知其母之賢也久況叙節義為世道勸史氏責也乃敬諾而銘之銘曰維婦事夫必敬必戒能持此言于其夫生存者有之及其死之後鮮有不解者嗚呼靡然世俗今見其人屬續之餘凜凜此身歸于其室往送之門

曠齋人墓誌銘

成化八年寬與安福劉震道亨莆田李仁傑士英同舉進士及第一時賀客之集門者甚夥而寬之中獨戚然不樂者悲吾母之下世而祿不逮養耳益寬之無母士英之無父其悲同獨劉君之父母且在固可賀也既越月君之父以書來曰汝母不幸以去歲病死矣且曰汝母之葬有日葬而法不得特銘然其生而為婦為妻者雖可銘亦可畧也凡汝之所以成立者汝母之

功居多不銘恐無以慰汝之心汝其圖之君執書嗷然哭失聲
曰夢耶非真耶何宛然吾父之手蹟耶他日乃以其事來告曰
震生未甦之二年家君遣從學於季父德音去家二十里而遠
吾母每送之門怡然如平時既去輒涕泣終日曰吾見其方孺
恐以我之愛而思歸耳後十年震補邑庠生又十二年而領鄉
薦入而教誨之出而資給之吾母之心何如其勞也蓋又十年
始獲登第授翰林編修之職而吾母已不及見矣吾之心何如
其悲也則又嗷然哭失聲既乃告以其父之命曰震於子幸有
同年好銘非子孰宜為者寬苦辭不獲則敬問其母之歲曰六
十有一其氏曰曠其里居曰邑之滄州其父母曰如轍曰王其
子曰男長即震次善女四適某某其孫曰男三喬楚軒女一其
卒之日曰辛卯歲十二月某甲子其葬之日曰卒之明年某月

某甲子其葬之地曰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是維曠孺人之墓壤之樹之尚有 恩光自天而來以慰其子
之悲

華守方妻顧孺人墓銘并序

無錫華守方將葬其妻顧孺人請予銘墓上之石為之銘曰

維顧得氏遠有世序昆吾支流為厥初祖商周而秦而漢而晉

有榮元公望于吳郡吳郡之顧咸祖於榮更千百年乃雲乃仍

趙宋之世有號百七為時郎官將仕其秩始愛錫山下居云吉

將仕四傳是曰重九登一繼之植德致富庇乎其鄉啓乎其後

以至仲實以至廷秀其在孺人曰祖曰考廷秀娶魏寔生孺人

翼翼其孝婉婉其仁維孝維仁聞于宗媼生十六年于華來嬪

華之先寶南齊孝子後珖仕元功德都事棲碧貞固樂勤處士

學有詩書耕有耒耜以揚其芬以濟其美爰有山桂克大克裕
是生守方而娶于顧守方甚脩以義自負雖父之教亦婦之助
義之未行則克先之義之已行則克全之時祭月宴歲衣日食
門以內事於我乎職祭豐宴盛衣完食精舅姑不勞姊姒無爭
良人三妹將適他氏豈無資裝我箴我箴亦有諸兒斬然庭圮
鄉賦出司家事入理我提我携為賢子弟我積雖厚服用則涼
節縮口體救彼病亡我力雖餘紡績不置動動手足率彼媵婢
家人化之延及比鄰不婦不母媿畏孺人孺人慈惠出于幼成
有盜事覺而欲自經密代償物盜死獲生即此類推賢益可稱
孺人生年六十有七壬辰臘月十一日卒子男三人為孺人出
長炯補官次燧與焮二鄒一錢三女是匹孫男維八女六在室
有三曾孫女二男一卒之明年肇卜玄堂山曰西壽鄉曰延祥

季秋壬子葬日惟良先是守方哀妻無時謂其人賢我則知之
我後子孫孰克而知而不傳我責安辭維山有石可伐可移
不朽之託曰有文詞乃述事行而以狀來太史考据作此銘詩

黃母太宜人張氏墓誌銘

武弁之士承藉前人餘列得世其官久而益逸遂成驕惰之習
其賢者有志於用矣然知四方平治武備可弛則欲以文藝自
奮於稠人中往往儒衣冠游鄉校出而取科第者屢有其人若
吳門黃氏兄弟初皆從師問學其伯仲既以次世官而卒以科
第顯者其季暉也方暉之顯有司如制以表其門里之人相與
指異之曰其季之所以成名者嗟乃母太宜人之賢也蓋暉之
父正統間以蘇州衛鎮撫贊畫軍政顧為其子之逸之慮也求
師教之得賀宗振先生宗振故吳儒適以嫌名誣入尺籍公延

致之身率其子事之于塾富是時太宜人處閨內惟恐其師之不安也語公曰賀先生罹患而來家得無空乏乎輒斥所有使人敬遺之冀行專意以教其子及公不幸沒於京師門戶蕭索其後歲更大侵食益不給則率諸婢業鍼帶以贍衆口至所以禮其師者尚不闕曄時幼毋曰吾不從死者于地下以此子稚耳其必教之以無忘先志乃日夜督責之尤亟稍長則遣入吳學習舉子業曄亦感激竟以有成云太宜人諱安字妙安張氏故武德將軍蘇州衛左所正千戶開源之女也張之先在元以漢人隸遼陽省居守將納哈咄部下 國初歸附從戰有功授官傳至開源娶解氏以永樂五年生太宜人年十七歸于黃初入門資裝甚盛然無驕盈之色而自奉愈儉約姑陳氏喜曰吾婦能以有餘處不足其賢過人矣陳氏治家嚴管冬夜侍左右

不敢去諸婢度更深寒甚潛從其後熾炭炙之其嚴如此而太宜人所以事者益謹鎮撫公初任百戶坐事將赴逮京師太宜人憂馬歸而謀于父用其計以捕得黠盜數輩免罪俄遇赦更錄前功陞副千戶已而以才請薦改鎮撫及長子曜例襲父初職復調浙江之盤石衛會閩寇起 朝廷遣大將討之師次吳中太宜人謂曜曰此非汝取功名之秋乎曜即毅然扣軍門請行寇平以功陞千戶尋得復衛塔 太宜人賢也太宜人初以鎮撫封宜人晚以曜進今封以成化十九年二月十三日卒享年七十有九子男二人長即曜次 明次即曄 曜壯即謝事讓其官于明曄以成化十八年中應天府鄉試舉進士不偶入太學有聲女三人長適鎮海衛千戶耿昇先卒次適廣州衛副千戶阮寶柱次適廣州衛副千戶阮瑾亦卒孫男六人曰宇早卒

家藏集卷之六
十一
曰田曰界曰異曰果曰桂孫女四人長適蘇州衛指揮使張欽
次適鄒魯次許皇甫錄次尚幼將以卒之年九月某日葬于吳
縣梅灣萬池鄉合鎮撫公屯暉以予有舊好走書京師并自述
其母平生來請予銘予因重其能自奮于文藝者且感其母之
賢也為叙而銘之銘曰

黃世官居吳門殆百年武且文繁母德儉而勵其餘為子孫歲
不易家多艱克自守存孤單終振起表宅里孰致之維有子子
若孫儼成行享壽祉樂洋洋嗟子孫保承藉母自瞑茲丘下

藏書